

主编 潘相陈 赵柯

最新社会小说

集萃

①

孙春平等 著

秘书当官

济南出版社



最新社会小说集萃
(上)

● 潘相陈 赵柯 主编

秘书当官

济南出版社

RAR39/0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新社会小说集萃/潘相陈,赵柯主编. — 济南:济南出版社,
2003.8

ISBN 7-80629-919-X

I. 最… II. ①潘… ②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9984 号

济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编:250001)

石家庄市石新印刷厂

(地址:石家庄市青园街 458 号)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

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36

字数:800 千字

印数:1-10000 套

定价:69.00 元(上、中、下)

(如有倒页、缺页、白页,直新与印刷厂调换)

目 录

秘书当官 孙春平 (1)

由领导的小秘书，到了县里当上七品官，果然就成了爷。县委县政府两家大院基本都是陈家舟的人；不是的，也在削尖脑袋往那边巴结投靠，自己单枪匹马，面对的是一种何等顽固而强大的势力呀！

斗 智 周建新 (63)

水红得到了满足的快感，她知道，只要丁人众认可了的事儿……便快活得忘乎所以地叫起了床。

无虑县关于县委书记李法权和医生的死因有了两种民间争议，一个是自杀，另一个是他杀。

丁人众把一张写有付生民名字的十万块

钱活期存单甩进付生民的怀里，吩咐道：“明天你多带些巡警一直维护到企业正常生产。”

水红只好承受了下来，反正自己是个烂货了，也不在乎多这一回。

干部生活 石钟山 (144)

后来机关里就有了一些说法，老部长是认了杨司长为“干女儿”了。当然这个干女儿是要加上引号的……

杨司长在你们眼里是司长，在我眼里她不就是个女人嘛，她要不是女人，能有今天……

这话说得很真诚，黄小毛心里都热乎乎的了，如果老部长还没退，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跪拜下去，叫一声干爹、干妈。

县长夫人 何 申 (198)

我跟他说你有事找你姨夫李进生，下一步人家就晋升县长了，你干嘛放着真佛不求，偏拜我们这小庙。

时下有一段嗑儿，叫“四大急”，说是

“迎风的旗，逆水的鱼，偷着办事，大叫驴”。

佟桂英说：“完啦，你中了人家的美人计啦。”

冤假铁案 绛 云 (261)

江龙不由地又轻轻扇了自己一个嘴巴，“我这是咋啦？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？只跑不送原地不动，又跑又送提拔重用。这两句话就是我总结以后才传出去的，你说我还要问什么？”

“这就是政治。”秦汉说，“李书记是个整人的老手了，当然也是高手……”

老婆在接见室哭成了一团，“这就是你和人家当官的作对的好下场！你进了这里边我和孩子怎么活？”

古二爷参政 肖 亮 (304)

古二爷听了一愣，奇怪万县长怎么会知道。行前赵明反复交代过，给肖书记的信不能让万县长知道，给万县长的信不能让肖书记知道。

一个是六十多岁的乡下老头，一个是青春妙龄的走红歌星，老头虽说很有钱，难道女人真这么贪财……肖书记怔在那里，脸色瞬息万变。

中年妇女掀开纸箱，用蜡烛一照，底下蹲着一个姑娘，赤条条的，一根纱也没穿！

天 问 王梓夫 (360)

市委书记的话当然就是结论，他没有错，监察局长却不让他当了。不当监察局长，却提升他为副市长。

老婆火了，就因为我是副市长的老婆，连考虑都不考虑了？

☆孙春平

秘书当官

1

成志超在众人纷纷给他敬酒的时候，听到那句感谢的话，虽已带了几分酒意，心里还是狠狠地吃了一惊。

县里在东甸乡召开种植大棚蔬菜现场经验交流会，

二十几个乡镇乡长都来了，来的还有乡镇农业助理，加上县委县政府和主管局的领导，足有百十号人，大大小小的车辆挤满了政府大院。会只开半天，饭后各回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去。东甸乡为了会后这顿饭，放倒两口猪，蒸猪血，溜排骨，酸菜炖白肉，实实惠惠的北方过年杀猪菜。已进了腊月门，不为过。酒也是乡里自酿的小烧，冲是冲点，但保证没假，喝着放心。乡镇长们喝得挺上情绪，热火朝天山呼海叫的，两巡酒一过，便纷纷来给县领导敬酒。这时候就是最叫县太爷们劲儿的关口了，不喝就是不给面子，喝多喝少，总得有八加一（酒）进口落肚。在一个县里，乡镇长就是各路诸侯，就是封疆大吏，摸爬滚打一年干下来，确实不容易，喝了就是信任，喝了就是鼓励，喝了就拉近了彼此的感情。尤其是上边派下来的县领导，过不了喝酒这一关，先就在彼此的感情上隔了一道膜，就好像那蔬菜大棚，里面是夏，外头是冬，温差太大，谈何令行禁止调兵遣将啊。

这一喝就高了。成志超回了自己的屋子，倒头便睡。东甸乡是成志超的点儿，他有相当多的时间吃住在乡里，省报还为此发表过文章，挺大一块，配了成志超在大棚里和菜农在一起的照片。乡里为成书记腾出一间办公室，摆上办公桌，安上电话，再架上一张床，便齐了，乡政府有食堂，吃住办公都方便。这一觉，成志超直睡到上灯时分，醒来时只觉脑袋木胀，口里发干，身子软软的，连办公桌上的茶杯都懒得去端。秘书小张一早就把酩酊

的浓茶备在那里了。成志超躺在床上，眼望着房笆（天棚）发呆，想想午前的会和午间的酒宴，不由又想起了那位乡长敬酒时说的那句让他狠狠吃了一惊的话。那位乡长姓樊，叫樊世猛，挺生猛挺好记的一个名字，是南水乡的。当时，樊世猛挤到跟前来，嘴巴凑到耳边，很真诚地说：“成书记，工作上的事，我今儿不说，这杯酒，我代表我们全家敬您，谢您。您对我们一家的恩德山高海阔，我是大恩不敢言谢呀！这杯酒，我干了，您少喝点儿，意思意思我就感恩不尽啦！”樊世猛说着，果然就把一杯酒一仰脖都喝了进去，那杯子不小，足有三四两，看得成志超当时直发愣。

樊世猛是带着几分酒意来敬酒的，说这番话的声音未免挺大，虽然食堂里乱糟糟的，可一桌人还是都听到了。樊世猛抹抹嘴巴再想说什么，坐在旁边的县长陈家舟便起身把他往一边拨，还不客气地训斥道：“不能喝就少灌点儿，跑这儿套什么近乎，去，去！”

成志超当时心里就化了魂儿，我帮他做了什么？什么样的恩德可称山高海阔呢？虽说都喝多了点儿，言词也不至于这般不着边际吧？可当时满堂乱哄哄，又有人不断上来敬酒，这个疑惑不过只在脑子里闪了一闪，就丢到脑后去了。此时想起来，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，樊世猛的话也似响在耳边。怪了，还大恩不言谢，我可有啥大恩于他？当乡长也不是经我手提拔起来的，早在我来县里之前，人家已是南水乡的土地佬了，他的大恩

究竟是指什么呢？

房门轻轻推开，秘书小张探头进来，见成志超醒了，忙趋前将茶杯送到手上，笑咪咪地问：“成书记这一觉儿睡得挺好吧？”

成志超畅快地豪饮了一口茶。小张又问：“喝酒肚空，不知成书记想吃点啥？食堂的大师傅没走，还等着呢。”

成志超说：“随便对付一口吧，可别大油大腻的了，水泡饭，整碟酱菜就行。”

“大师傅把面条都擀好切好了。来碗热汤面行不？”

“也行。你去叫他们下面吧，我洗把脸就过去。”

“您在屋等着吧，我去给您端过来。这种时候，食堂里空敞敞的，冷。洗脸水我给您倒好了。”

小张说着，又往脸盆里对了些热水，还试了试水温，转身欲出门，成志超又叫住他：“哎，晌午喝酒时，南水乡的樊世猛给我敬酒，他说的话你听到没有？”

小张怔怔神，摇头：“没注意呀。”

“什么山高海阔、大恩不言谢的，他什么意思？”

小张笑了：“樊世猛这个人，成书记您还不太了解，平时做工作为人处事都还行，可只要三两酒一下肚，嘴上就没把门儿的了，舞舞叉叉胡说八道。酒桌上的话还算数？他说过的话可能连自己都忘了。”

成志超想了想，说：“你留留心，想法从侧面了解了解，看樊世猛最近家里是不是真有什么好事。千万注意，

不要弄得又是风又是雨的。”

小张点头，连道了几个“我明白”，就开门出去了。成志超把手放进温热的水里时，心里不由又发感慨，由领导的小秘书，到了县里当上七品官，果然就成了爷，有人侍候着。要是在省里，莫说相同级别的小处长，就是那些厅局长们也难得这份礼遇和惬意呀……

二

酒桌上的疑惑，就像冬日里的霜花，太阳一出，就悄然逝去了，似乎没留下任何痕迹。春节前迎来送往的应酬活动很多，到部队走访，看望离休老干部和前任领导，还有特困职工和特困村民的安抚工作……杂事一多，哪里还顾及几句酒话？小张没有回复樊世猛家里好事坏事的话，和樊世猛再见面时，樊世猛也闭口不提那件事，好像真的就“大恩不言谢了”。直到回省城的家过年，在朋友的另一次酒宴上，成志超才觉出樊世猛的话一定事出有因，而且这因果还一定有些别样的蹊跷。

当县委书记前，成志超是省委一位资深副书记的秘书，跟了这位老书记足有十年。成志超有大学里的功底，爱读书，爱思考，工作又勤谨，给老书记提出过几次很有见识的建议，老书记对他很赏识。两年前，老书记对他说，你也将近四十年了，不能总跟着我，我呢，下次换届，或人大，或政协，也总要找地方赋闲。我看，

你还是抓紧到基层去锻炼锻炼吧。县里是只麻雀，虽小，五脏俱全，是最锻炼干部的地方。按我们党内不成文的规定，更高级别的干部的提拔和使用，这个台阶是不能不走的。与其晚走，不如早走，机不可失啊。成志超听得出老书记没说出口的更深层次考虑，两年后换届，省里换，各市地也换，有了两年在县区工作的经验，下一步的仕途就顺畅了，好比田径场上的三级跳，助跑后的第一步蹬踏有力，那第二步就随势而起，不愁第三步不出成绩。哪位要退下来的老领导不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，尤其是赏识的年轻人，没有个长远的考虑呢？于公于私，都是大有好处的。成志超说，我听老领导的安排。老书记说，你去吉岗县吧。吉岗不富裕，但越是穷地方，越锻炼人，也越出干部。我去吉岗调研时，已对那里的发展有个大致的考虑，你去那里后，别的工作都可稍放，但有一项工作必须全力以赴，务必搞好，而且要尽快见规模、出效益。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工作吧？成志超问，是蔬菜大棚吧，老书记点头，对，我从农业发展基金里给你拨过去五百万，你选一个交通比较便利、土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乡镇，把五百万都投进去，千万不可挪为他用。五百万是什么概念呢？以建一个大棚一万元计算，那就是五百个，你若是贷一半，再发动村民自筹一半，那就是一千个。一千个大棚，也算有些规模了，只要见了效益，又何愁村民们不砸锅卖铁再建起两千个、三千个？一俊遮百丑，只要把这项工作做到位，你的政绩也

就毋须别人评点了。成志超心里感动，说，老领导把路给我铺展得这样平坦，我再走不好，就白跟在您身边学习这多年了。任命下达后，成志超临行前跟老书记告别，老书记从笔筒里抽出红蓝铅笔，在信笺上重重写了几个字“免纷争，少疏漏，稍安勿躁”，说，这几个字算做我的临别赠言，让我多听你的好消息吧。

成志超到了县里，很快就一头扎到东甸乡，大刀阔斧热火朝天地搞起了蔬菜大棚试验区。省里的年轻干部下到县里，一般都安排副书记副县长，成志超是省委副书记的爱将，下来就坐帅帐，这步棋谁都看得清楚，县里人心照不宣，省城的老同学老朋友们则在玩笑中提前祝贺。成志超是飞鸽牌的，鸽子很快将展翅而去，留下的就是一个令人艳羡的巢位；飞鸽下一步的栖身之处必是高枝，早做感情投资总比临时抱佛脚强啊！

成志超的家没搬，也没必要搬。大年初四的午后，省文化厅副厅长赵喜林把轿车开到楼下，说在省城的大学校友们要聚一聚，务必请县太爷光临。成志超给老书记当秘书时，赵喜林找省领导请示汇报工作，没少为他从中沟通斡旋，盛情难却，自然就去了。也是在酒桌上，也是在酒至半酣渐入佳境时，赵喜林端起酒，单单向成志超举杯叫阵，“志超，这杯酒我单请你喝，别的不说，就我给你的那六十万，你也得喝！”成志超心里一沉，六十万？我什么时候跟他要过六十万？他又什么时候给我六十万？但哪容他多想，满桌校友都摇旗呐喊了，六

十万一杯酒，值了！志超你不喝，我们一千个不答应，一万个不答应！又有人喊，喜林，你别见人下菜碟，我这人便宜，不要六十万，六万一杯就行，你让我喝多少是多少！在这种蛙塘鼓噪的情况下，成志超无心辩解，就在那杯酒落肚的时候，他再一次想起樊世猛那句“山高海阔”的话。

喝罢酒，接着唱卡拉 OK。包房里越发哄杂，人们互窜着席位，开始了一对一的愈显亲近的攀谈与联络。成志超凑到赵喜林身旁，小声问：

“喜林老兄，我的厅长大人，刚才喝酒时，我也不驳你的面子，你让我喝，我可遵命了。我只是到现在也没想起来，你说的那个六十万是怎么回事？”

赵喜林喝了不少，舌头有点儿大，眼珠子也转得不再那么灵便，话却明显地多起来：“我说你呀，就是当了县太爷，也不该这般贵人多忘事嘛。你们县里建了文化广场是不是？你老兄大笔一挥，下了手令，派人专程到厅里找我。我知你老兄前程广阔，不可限量，哪敢有丝毫的怠慢，就从我已做了计划有了安排的专用款项里给你们拨过去了六十万。不是我今天喝多了挑你的小理儿，虽说你张口一百万，我给六十万，没能百分之百地让你满意，可你也该知道的，文化厅可不比财政厅，清水衙门，挤出这六十万你知我费了多少口舌？得罪了多少人？而且隔着市里这一层，把款子直接拨到县里，也是破了常规的。可你老兄事后竟连电话都没给我打一个，我不

敢领谢，可盼着县太爷赏个笑脸，总不为过吧？要不是年前打发人给我送来两只仿古大瓷瓶，哼，今天我请你？我都不想答理你了！”

成志超的心不由得又沉了沉：“来送瓷瓶的是什么人？”

“还是上次拿着你的条子到厅里找我的那两位，一个副县长，一个文化局长。”

“此事你可记清楚了？”

“我还没七老八十糊涂颠倒呢。”

“你说的那张条子，哦，就是所谓我的‘手令’，还在你手上吗？”

“在呀。我这人，一年清理一回文件柜。新年过后，我在清理那些东西时，还见了那张条子，本想送进碎纸机里算了，又想你老兄日后不定发达到何种程度，那这纸真迹可就成了文物，所以就又保存起来了。”

“能不能……找出来给我看看？”

“你……你什么意思吗你？钱到了手，你还想不认账了啊？”

成志超淡淡一笑：“随你怎么想吧。但这张条子还是给我看看的好，而且，最好能交给我。”

酒意朦胧的赵喜林警觉起来，眼睛瞪大了，声音却低下来：“听你这意思，是不是还有点儿啥说道？”

成志超摇头：“还不好说，你总得让我看过再说嘛。”

赵喜林想了想：“你什么时候回县里去？”